

合一結構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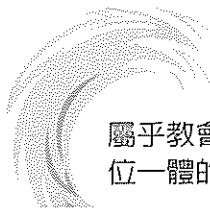
蒙召，有許多需要認真學習的：一個接一個的教會隱喻、由神啟動傾注而出的動詞、豐富盈滿的澆灌何等「長闊高深」（弗三 18），種種一切極其豐厚闊綽的恩典，讓人驚嘆不已。現在，保羅則是逐漸把我們圈入在地的實際生活，在這個國度裡永久居留、工作、學語言、成家，安頓下來，成為新的家鄉，在此成長、終老。

這一切都很好。但是危機出現了，擺在面前的實在太豐富了，讓人不知所措，目瞪口呆、一切停擺。該從何著手呢？

保羅謹守猶太教規，並受過嚴格的希伯來聖經訓練，他開宗明義，從以色列典章「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——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」（申六 4），取出「一」這個單字。保羅一共重複了「一」七次：一，一，一，一，一，一，一。壹。其鄭重可見一斑。

是的，地球運轉從不止息；沒錯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。但是，這些不是獨立的事件，不是雜亂無章的任務，也不是毫

無關連的人，更不是從廢物堆裡挑三揀四，期待拼湊出堪用之物。活出呼召，帶我們進入「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……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」（弗四 3、13）。屬



屬乎教會的合一，源自三位一體的「一」。

乎教會包容萬事萬物的合一，源自於上帝三位一體包含萬有的「一」。這份合一也反映在基督徒所蒙的呼召上，是基督徒生活中貫穿一切的基本特質。

此處重複七次，並非叨叨絮絮地灌輸教條，強迫別人相信獨一真神；而是牧者柔聲的重申，這樣的生活其實非常單純，但又不是過於簡化的單純。有分於三一神的合一，這份單純是個奧祕，而且得來不易。不是那種忙得不可開交、分身乏術的生活，而是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……」（羅八 28）。不是充滿焦慮、不知如何才能討神喜悅的生活，純粹就是「專注做好一件事」（to will one thing，祈克果）。不是馬大式的生活，為許多事情憂慮忙亂，而是馬利亞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」的生活（路十 41~4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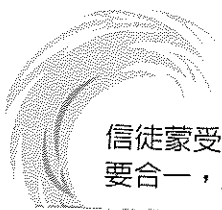
合一這份根本的基業，蘊藏在萬事萬物裡，四處可見、伸手可及。保羅給我們一個好的起頭，明確指出這份合一的七個層面：「身體只有一個，聖靈只有一個，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。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一神，就是眾人的父，超乎眾人之上，貫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內」（弗四 4~6）。

七，不僅是個數字而已。熟悉聖經的人對其象徵意義洞察入微——七代表完整，例如七天創造天地，詩篇二十九篇耶和華七次如雷的聲音，以及啓示錄記載末世七個「七」的整體架構。同理，此處七個層面代表的不是單項個別的合一，而是各個都是量尺，度量上帝與教會，以及基督徒蒙召在許多層面的基本合一。

亞當斯（Henry Adams）分別從神學、靈修學與建築學的角度，研究兩所中世紀教會的情況——聖米歇爾山教堂和夏特爾大教堂（Mont-Saint-Michel and Chartres）。作者用心詳述，讀者彷如身歷其境，走過這些敬拜的聖堂，目睹了住在那裡祈禱的男女信徒。他創造「合一結構學」（deometry）這個詞作為主題：以神作為合一的量尺，進而衍生出呈現的多元⁶。基本上，保羅也是如此，差別在於：亞當斯是從歷史與美學的角度



研究十二世紀的教會；而保羅寫信的對象是第一世紀的教會（或眾教會），信徒同時蒙受雙重的呼召，既要合一，又要多元，是眾信徒的合一。就保羅看來，合一結構學不是研究過去的主題，而是在與眾人同被建造成為教會的過程中，觀察自己與眾信徒究竟是如何參與其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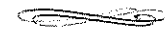
信徒蒙受雙重的呼召，既要合一，又要多元。

許許多多事情需要注意。信條的每一部分，又可歸類為三個一組、兩組長度相仿的組合：身體—聖靈—指望，以及接下去的「一主」—「一信」—「一洗」。後者

包括「一」的三個性別，文法上精準地以陽性、陰性、中性（*heis, mia, hen*）的順序出現。第七項「一神，就是眾人的父」以三個介系詞總結道：「超乎眾人之上，貫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內。」⁷

這段經文的對稱與重複，產生彷彿如禮拜儀式的節奏，將「眾」（all）調和為「一」（one）。舉凡蒙召生命的許多層面、基督裡的生命、眾信徒的教會生活，都以「一」為量尺。愈活出這信條，生命就愈連接一致；愈進入這合一，就愈發感受到眾人「同被建造」。

「活出與蒙召的恩相稱」的生活過程當中，「一」反覆迴盪敲出各種變化，信條節奏逐漸內化：身體只有一個，聖靈只有一個，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。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一神，就是眾人的父。經文末了的三個介系詞，使得氣勢愈發磅礴——「超乎眾人之上，貫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內」——更是把所有想得到的「眾」，通通帶入這份合一。




幾年前，我和妻子在匹茲堡待了一年。置身異地，交通、鄰居、工作一切從零開始。離開三十年來規律的生活步調與習慣，人生地不熟，儘管努力調適融入新的呼召，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，也難免開始想念過去熟悉的生活。其一是每天中午去附近公園散步（來回約三公里），公園有個大池塘，老夫老妻沿途漫步，賞鳥、看花，思索這個急轉彎的生命意義，進而展望未來。

有天走向池畔沉思時，一個騎腳踏車的人經過，突然煞車，在路旁等我們走上前去。沒有介紹也沒有解釋，劈頭就問：「兩位結婚多久？」舉止唐突，嚇了我們一跳，不過待我們回過神來，還是困惑而客氣地答道：「三十三年。」

「我就說嘛」，他說。「你們知道嗎？兩位步伐完全一致。我的意思是絕對的完美同步。我和老婆結婚五年，還沒到這個境界，總有千分之幾秒的誤差。」說完就跳上腳踏車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們繼續散步，對於三十三年婚姻生活產生了這樣的奇蹟——毫秒不差的完全同步，洋洋得意。完全沒有料到婚姻所成就的，竟會使一個騎腳踏車的人停下來詢問，展開一段需要解釋的對話。不過，一旦刻意觀察，反而弄巧成拙：只覺得笨拙、不協調。愈是努力想恢復同心同行的節奏，反而每況愈下。終於，我們放棄了，恢復到純粹的走路。不過，我們的確體會到：有此成果，不是因為把「完美的同步」當作婚姻目標，例如規定每天練習一小時，一起



蓄意要在基督裡合一，反而徒勞無益。



操練，才達成的。

之後，我領略到，如果蓄意要在基督裡過合一成熟的生活，反而徒勞無益——狀況百出，況且各個情境又產生更多的枝微末節。或許，這就是耶穌所說：「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」（路十七 20）。

許革勒男爵

二十一世紀北美的社會文化，並不怎麼適合讓人長大成熟。北美文化的正字標記不是成熟；北美文化熱衷「豪奪與淫逸」，追逐的不是內在的成熟，而是賺更多或做更多。難怪許多商人動腦筋，兜售通往美好的人生地圖，五花八門，如穩健財務、魚水之歡、音樂鑑賞、運動員超凡的技巧、更好的車子、更棒的工作、更高的學位與更炫的假期；惟獨欠缺教人如何成長。

結果呢？這些地圖從未達成使命：賺愈多、做愈多，反倒愈覺虛空。你我退化成小孩子的狀態，「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，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，飄來飄去，就隨從各樣的異端」（弗四 14）。我們無從知道現況是否比保羅當年更糟，不過美國政府每年花幾十億美元資助「詭計」與「欺騙的法術」（包括企業界、演藝界、政治界，以及最令人痛心的是教會界），就此看來，顯然毫無改善。這確實與保羅對我們的期許，南轅北轍。

最近有朋友到本篤會修道院去靜修。創始人本篤（Benedict）於六世紀在義大利卡西諾山（Monte Cassino）昭告第一批修士，「接待每個訪客，如同接待基督。」一千五百年

來，本篤會修士始終奉行此一原則。好客的口碑，聲名遠播。朋友告訴我，頭一天晚餐之後，負責接待的修士召聚訪客，當眾宣布：「若有什麼需要，請告訴我當中任何一位弟兄，他會告訴您如何拋開這個需要、依然可以生活。」

生命成熟，沒有地圖可按圖索驥，遑論在基督裡的成熟生命。長大成熟，就是把萬事萬物，即「眾」（all）內化為「一」（one）。「眾」包括父母、生物學、求學、鄰居、敬拜、聖經、朋友、禱告、失望、意外、受傷、歌曲、沮喪、政治、錢財、罪惡、饒恕、職位、話劇、小說、孩童、詩詞、婚姻、自殺；神的「一」在以弗所書四度以「滿」（*pleroma*）⁸來形容聖父、聖子與聖靈裡的無所不容。



長大成熟，就是把萬事萬物，內化為「一」。

沒有地圖，那該怎麼辦呢？不妨就忘記地圖這回事吧！不理會專家的「解答」，也不再以「自訂的目標」定義人生。合一，也就是以三一神為生活核心，並無捷徑。人生混亂困惑、各種聲音充斥耳畔之際，簡化單一的答案格外誘人。但這些往往都是詭計，誘導人步入死胡同，永遠長不大。

社會文化亂象叢生，不乏狡詐欺哄與萬用解答、唆使改運與空泛的承諾；福音另闢蹊徑，以教會為解決之道。教會的本相，就是保羅教導的「眾信徒的合一」：「一」在基督身體全身各個血液細胞循環。我們全人浸潤在這個團體裡，這裡是成長